

家乡的牛脑山

魏奎德(四川巴中)

眼前这座山,与我朝夕相处,情深意长。它叫牛脑山,在老宅东面三百米处,巍峨屹立,众山皆小。

然而更引人注目令人艳赞的是,它形状奇特,体态端庄,让人倍觉新奇。

它由底座和峰体两部分组成,其高度分别在350米左右。无论从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远近近观,那雄踞的峰体都像一枚方方正正的偌大印章,端立于棱角分明的巨大底座——印盘之中。人们还说,它又酷似一朵永开不败的四瓣莲花,而硕大的峰体便是挺拔高洁的花柱。

年轻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叫牛脑山而不叫印盘山或莲花山?父亲是个较能识文断字之人,他说,人们叫错了,应该是“遊姥仙”。见我不解,便告诉我:据传两百多年前一个暮色四合的秋日傍晚,这山上忽然来了四个白袍女子,她们半年之内未见下山,平时山门紧闭,悄无声息。后来偶有进出,也是风清月白更深人静之夜,且人影飘逸,行踪如萍,谁也未曾见过她们的容颜,谁也未曾听过她们的话语。但在两三年之后,就有人悄悄地上山进庙坐禅悟道了。又过了几年,正当香火鼎盛之时,人们发现这四个白衣女子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说他看见几团白烟从山顶冲天而起,一定是她们成仙上天了。人们信以为真,还见山门上赫然写着“遊姥仙”三个银光闪闪的大字,乡亲们说,这是仙人走时留下的吉兆,这座山就叫“遊姥仙”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遊姥仙”名字虽好,但叫起来不顺,名字逐步就变成了现在的“牛脑山”。

而今,到了暮年的我,本应学着前人淡忘这个传说,但我一看见这座山就想起父亲讲的故事,一想起这个故事就总会把它与清朝中晚期白莲教起义联系起来。

二十多年前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上说,清朝时,王聪儿领导的白莲教义军被清军追杀,翻过大巴山进入川东北战斗;《巴渠风物》介绍了宣汉县白莲教首领王三槐领导义军,智取通江、巴中、南江、平昌、营山、渠县等10多个县镇;近年来我又从一些报刊、资料上,较为具体地了解到巴中阴灵山、恩阳区、通江县唱歌乡等地,到处皆有白莲教战斗传教的足迹和传说,而我眼前的这座山峰正好位于这片广家区域的腹心。

我常常仰望望着由万石堆砌而成的高墙;也常小心翼翼地抓爬着走过“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湿滑而又陡峭的小径和山门遗址;还常常去看那口早被枯枝败叶填没了的古井,更喜欢常常徜徉在宽阔平坦的山顶之上……

站在山顶,春风拂面,神清气爽。极目远眺,春意盎然,一栋栋巴山民居错落有致,一条条通村公路连着千万家。不远处,巴(中)达(州)高速像一条巨龙,载着千百年来家乡人的梦想,腾飞在群山之中……

烟火灶台

潘鸣(四川德阳)

那些日子,岁月的意味虽然清苦,一年里总还是晴天的光影居多。

漫无际涯的川西坝子,春来冬往田野里总是葱葱郁郁的,稻麦之类四时作物在季风中泛起万顷波涛。摇曳的波浪之上,托载着一座座竹树掩映的绿色方舟——农家四合院。间间茅屋瓦舍是错落的船舱,房前屋后挺拔的百年老树举着高耸的桅杆,舱顶之上,有一根烟囱直指天空。日间,适时会有缕缕炊烟在村庄上空拉出一抹乳色薄云。

烟囱往下穿过屋脊,连接着土砌的灶台。台面离地三尺高,方圆不盈半丈。屋顶上亮瓦投射下来的光束,把晦暗小屋这方寸之间聚亮成一个舞台。不消说,这是农家的灶火房。村野之家很重要的一部分生活情景剧,是每天定时要在这几上演演的。

出戏的主角定然是这一家人的主妇。女人身上透着川妹子特有的一抹清秀。因为要下厨房,干脆素颜朝天,一头青丝就那么随意绾个盘髻。腰间系一条蓝花围裙,两袖高撷,露出藕节似的手臂。

借助妇人的视线,可以清晰地一览眼前的什物:灶台上,并立着两口生铁毛边锅,锅沿靠墙一侧,高高低低地放置着些瓶瓶罐罐,里面盛着醋、酱油、食盐、辣椒酱、黄菜油,这便是全套调味品了。粗陶的杯盏碗盏则栖身于墙壁上的简易碗橱中。灶火孔口往上一尺高处,从屋梁上垂下来的木叉钩悬挂着一把砂壶罐,通体黧黑,里面盛着被灶火舌头舔得半生不熟的“哑水”。这相当于农家的暖水瓶,家人渴了,客人来了,冲一海碗端管便喝。水里透着一股烟熏气味,已然是一道独具风味的乡茶。那壶中之水汲自澄澈的井泉清溪,虽未烧沸,常人常喝却向来无恙。

铁锅底,下对应着两口炉膛。较为宽阔的是柴火膛,深而窄并且附有风匣的是炭火膛。相比而言,炭火远比柴火劲道。但因为经济上的酌量,大多数农家的炭火膛,除了逢年过节或是操办喜事摆坝坝宴那天红火一下,平常里都是凉着的。日子窘迫,柴灶自然是当家灶,经年累月、生生不息地吞吐着农家的日常烟火。

钟表是没有的。妇人根据亮瓦投射的光束移动方向和人民公社的户小喇叭的节目播音来把控时间。时辰一到,妇人立马围着灶台忙碌起来。淘米、切菜,做好煮着煎炒的一应准备。然后,蹲坐在灶台前生火烧锅。可别小看这添柴煮火的活计,里头藏着学问呢。木柴花子是上等的燃料,放进炉膛里要横竖架着烧,一根一根烧透了再添换新柴。烧尽的糊柴不舍扔,塞进草灰堆里灌了火,冬日里还可用作烤烘凉的炭火。干竹节子一入灶火燃得最起劲,但妇人总忘不了先用柴刀把它们的圆肚儿拍破,免得炉膛内会冷不丁一声爆裂震破锅底。杂草树叶容易闷火。妇人却有巧法:及时在灶门外清除残柴,让灶膛中间保持一小团虚火,那火苗便不再浮躁明灭。阴雨天柴草返了潮,满屋浓烟滚滚。这时,妇人得拿起一个竹筒,鼓起腮帮朝着灶孔里猛吹。腾地一声,火苗起死回生。再看那妇人,脸上全是草灰,呛得泪花连连,额前刘海也被火舌舔得有几分焦黄卷曲。

维持灶火的同时,妇人腾出手来在灶台上变戏法。那些碾磨出来的生米面和地里采摘回来的瓜菜,经她十个指头的拿捏调理,在一团团氤氲的雾气中,不消一会儿就变幻为香喷喷的白米粥饭、白面馒头、刀削面、锅边烤馍,和各色的时蔬烹炒。遇上青黄不接,家中口粮短缺的时候,妇人还会将一些番薯瓜儿混搭掺入米面。麦面也不再去麸,做成粗粝却不失清香的水巴馍。

饭菜弄整齐,妇人招呼一家老小围坐八仙桌开饭。首先给年事已高的长者恭恭敬敬敬百上一碗捧送过去。男人是家中的全劳力,凭力气下大田挣工分,要保证一餐三碗。小的们正长身体,不吃饱肚皮今后的亏是补不回来的。这一来,从锅里到碗里,总是不能充足。于是妇人便磨磨蹭蹭的最后端碗上桌。细心一看,那碗里盛着啥啊?大半碗水泡的锅巴,面上浮着一层青菜叶子。

妇人腾出手将一下泼在额角的散乱发丝,边吃边吧嗒着嘴:锅巴稀饭好香啊!

久闻川藏线风光绮丽,景色万千,是自驾游的好去处。这次借着工作的机会,我用车轮去丈量这片神奇而又向往的土地。

这次工作路线是期待已久的国道317线,最终目的地是德格县。从成都出发经康定市至道孚县过甘孜县到炉霍县抵达德格。从成都驱车出发一路向西,雅康高速公路两旁满眼的翠绿,经雅雨滋润后的树木焕然一新,湿润的空气中混杂着泥土的气息,天然的植被骤然掠过车窗,展示着盛夏的富有。

车过二郎山隧道。从小就听父亲提及过二郎山隧道,记忆中二郎山的印象就是高、奇、险、峻、美。如今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高呀么高万丈”的二郎山打通了一条几分钟就可以穿越的隧道,实现了穿越二郎山的天堑变通途。刚穿越二郎山隧道,迎面就是高耸入云的钢铁巨龙——川藏第一桥大渡河大桥,桥体横跨大渡河两岸,雄伟的钢架牢牢嵌在两岸的山壁上,两条巨龙般的钢索拉近了川西人民的距离,红色的桥面搭载着革命的基因,承载着先人们的热血,让我肃然起敬。

雅康高速的贯通,到康定节省了很多时间。进入康定城区,多样的现代楼宇,五彩斑斓的藏式建筑,现代建筑和藏式建筑冲击着眼球。路上行人独具特色的藏式服装,手上虔诚的转经筒,路上骑马奔驰的汉子,多情的折多

河翻腾着浪花,如一匹白练,更像一条巨龙在游走,弹奏着动人的“康定情歌”。

折多山,是康巴第一关,翻越了这座山,就正式进入了康巴藏区,也是当地人说的关外。山间是蜿蜒的盘山公路,山顶有着漂亮的云海,让人们在攀越山峰中可享受一番视觉的盛宴,翻越折多山的时候是中午,湛蓝的天空,太阳挂在正中,照着垭口的白塔格外耀眼。游客们驻足拍照留恋,寄托着对这片天地的依依不舍。

翻越折多山后,去道孚县的路上,来到了格萨尔王征战过的草原——龙灯草原。辽阔的草原一碧万顷,天高地迥,顿觉宇宙之无穷。大地懒洋洋地晒着太阳,草木不慌不忙地生

长,牛群垂着头向草地诉说着秘密,秃鹫低空盘旋守护着这方净土,溪水像一条美丽的玉带蜿蜒匍匐在草原之中,静静地越过时空,流向远方。牧民把一生的希望和前景都寄托在这片牧场上,繁衍生灵,亘古不变。我唯有放慢车速,缄默不语,感受这天地的宁静与祥和。遥想当年,格萨尔王金戈铁马,旌旗猎猎,烽烟滚滚,驰骋沙场的英姿,仿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车过道孚县往炉霍县的途中,有一颗高原明珠——卡萨湖,似一颗蓝宝石静静地镶嵌在那里,一池水草碧波连天,水鸟在草中悠然觅食。湖水将天上的白云拉入怀抱,群山映照着她的身影,在317国道线上,闪烁着沁人的光芒,吸引着无数脚步驻足缠绵。

美在路上

冯杰(四川成都)

旌阳夜游

贾飞(成都)

邀约两三五友
渐入林间道
久在樊笼里
难得闻鹊叫
路傍新中镇
乡厨备佳肴
品茗叙往事
夕阳无限好
又过通江地
该镇已撤销
民居年代久
房主难知晓
村妇闲来处
客离离此逸
驱车回寒舍
月冷枝头梢
东湖有女神
几迁惹人恼
清水芙蓉色
玉洁更窈窕
可惜太守愚
不解佳丽笑
雪肤尘坐厚
日久无拭扫
悠悠千古事
密密竹筒高
试问谁家愁
江水诉离愁

细水流年

张晓天 摄

诗人千只眼 山水自多情

——程文典《陪妻回娘家》随感

闫明亨(四川巴中)

让我们先来读读程先生这首七律:

玉女金童对对鸣,
近山远水凤龙吻。
香翁丹桂悄悄语,
喜鹊红鸾窃窃吻。
闪闪月桥圆峻岭,
羞羞薄雾抱花身。
解衣小曝晨风爽,
王子娇娇跑马楼。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普通人。看山有意,看水有情,这是诗人。看山对水有意,看水对山有情,这是擅长谈情说爱的诗人。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程文典先生陪妻回娘家,他一路看到了什么?

他不仅看到了金童玉女的手语,还听懂了他们的唇语——正说着体己情话;他看到的不是“七鸭浮七江”,而是“水波滢滢对对

鸣”;他看出了近水正向远山投去秋波,他偷听到俏皮的香翁正在挑逗故作镇静的丹桂的话中话;他窥视到的是还未被揭下红盖头的新娘子与新郎喜鹊的亲呢;他俯视到的是月桥姑娘正用情爱初开的雷达精准锁定了跑马山上那俊俏的小伙子,就像当年被身边这位锁定他一样,自己使尽浑身解数也没逃脱;他看到那团痴痴的雾正像自己当年一样迷迷瞪瞪懵懵懂懂就抱住了身边这个调皮的小鹿……诗人这时竟然因脸红而热起来禁不住要解衣,幸好凉爽晨风让他冷静下来,因为不知不觉已到丈母娘家了!

当年的茅顶柴房已无影无踪。走进新农村别墅三百六十度周回廊,王子的感觉油然而生……“老婆!来!踏蹬上鞍,信马由缰,逛一逛新城如何!”

看,全诗不仅没有一个孤单的物象,更没有乾乾子立的影子;没有一个颓废的词语,更

没有衰败的意象。诗人满眼就是双双对对的恩爱画卷回放,就是柔情蜜意的慢镜头展播。与其说诗人看到了花鸟山水桥船,不如说诗人调动了心中珍藏的七仙女对董永的千般恩爱,卓文君对司马相如的万种风情,还有那云鬓雾鬟的玉液琼浆之缘,孟光对梁鸿的举案齐眉之敬……与其说诗人擅于触景生情,不如说诗人擅于借物抒情而且透视他们的层层心语以表达自己的心境!“月桥”“锁远山”“薄雾”“抱花船”不是在“炫耀”自己当年求爱的胜利和而今美满的婚姻吗?还有那借用“王子”“娇娇”“跑马楼”表达今天的美美惬意和爽爽豪情……

管窥文典先生此诗而度其全豹,与其说诗人都是心理学家,诗人都是恋爱专家,诗人都有千只眼,不如说诗人抒发家之爱常常溶入甜蜜恋情佳话之中,诗人礼赞时代之咏总是荡漾在娇妻山水之间……

我的乡村,我的梦

汪清英(四川南充)

能成天呆在家里,咳嗽不止,度日如年。

初冬的天气,阴郁。
路上少有行人,三三两两,稀稀拉拉的,坐在自家门前的几乎都是老人,慵懒,疲倦,微闭着双眼,无精打彩,不知是在打瞌睡,还是在默默想前今生那些过往的事。路过街上,就只有麻将馆里的人最多,酣战的都是那些精力旺盛的中年男女,街道上几乎难得见到年轻人的影子。

我独自一人默默地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心里莫名地充满了忧伤。目之所及的乡村田野,在冬日里,如早上刚起来的懒妇,邋里邋遢,懒洋洋的。昔日乡村的万顷良田,如今杂草丛生,一派荒芜,了无生机。污水塘里,三三两两的鸭子和家鹅在里面游来游去寻觅食物。
看到这杂草丛生的田间地头,我知道,来年开春后,乡亲们又要用除草剂将其一扫而光。

想起小时候,每到棉花进入花蕾期的时

少时候,当夕阳西下,在袅袅的炊烟中,在父母的声声呼唤声中,从田间地头回家时,那些大姐姐的背影是沉沉的,满满的,而我的背兜里却是稀稀拉拉的可见底的几把杂草。

童年的记忆,永远是那么的美好,令人回味。记忆里的人们,除了头疼脑热,最大的疾病是饥饿。全身无力,饿得发慌,只要一餐饱饭,便百病消除。而今,衣暖饭足,人们的体态却越来越臃肿,怪病百出,重疾也越来越年轻化。有些种庄稼的人懒懒了许多,当某一天,田园里耕种的人们都全都老去了,田园、土地上再没有那些躬耕劳作的农人了,怎么办呢?

也许,这是我杞人忧天罢了。
乡村振兴,是种出干净无公害绿色的粮食、蔬菜、水果。大江大河的水清澈,一掬便可饮;空气清新,大家皆可平等地享受;再没有所谓的什么三高富贵病等。

好在,乡村振兴,脱贫致富,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的日子,这是中央的重大决策,这让我感到欣慰和鼓舞。我看到了乡村的希望,看到了炊烟又起,乡愁回归的美好未来。我似乎又回归到了我那世外桃源的美好童年。

我沿山循湾地走在乡村的水泥上,望着神官山湾的老屋,我思绪翩翩,我好像看见了我的父母坐在桃源里,阳光下,春风拂面,再没有疾病的折磨……